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一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一

南昌喻昌撰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岐多而

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
衆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
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
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
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迨藥之不
効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
未敢議用也厄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
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為靈寶如朱丹溪一家

之言其脉因症治一書先論脉次因次症後廼論治其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無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畱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為未備而博採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

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為良某藥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効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

能用何計焉

胡貞臣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
煇煇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是能用藥者

與門人定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
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
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効某

藥不効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
滑澀有無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脉中何脉
獨見何脉兼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
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
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
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効驗定於何
時一一詳明務令絲毫不爽起衆信從允為醫門矜式
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
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
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脉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
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
症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
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
候獨異推十二經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見何脉
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為何病者名正則

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為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

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胡貞臣曰此如條理始終然智聖之事已備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症

金道賓之診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貫索上冲甚銳予為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二年服人參勛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再四令疏方未知方中之意

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冶當前賈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麴蘖五臟翻覆宗筋縱弛百脉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為繼也嘗有未離女軀頃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二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為乎抑為之不能乎不為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百年有常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即病態非

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平惟大醉大勞亂其常
度二氣乘之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即寸中脫出一分此
一分便孤而無偶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
漏而緘固之斷鰲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
所而博搜以冀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貲究鮮實益
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
聾瞶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
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

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遭魘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脫者左從上右從下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乖補偏裒敝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悞以重藥投之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服從陽以引其陰

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抱雖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
攻裏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
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周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
生便葭管飛灰天地翕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
則周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便萏蜩迭應天地翕然
從其陰是身中原有大藥宣區區草木所能方其萬一
者耶

胡貞臣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

篇理固然也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構精時一點真氣結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即兩腎也腎為水臟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為真陽即此義也真陽既以腎為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

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夫陽者親上者也
至於露則鬼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屑越
孰從把握之哉所為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
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為冬水收藏之本無以
為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督脉縮而不舒且眩
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繇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
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為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
奉生者更少為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為可治者以有法

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圍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瀉固脫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補理虛緣真陽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効於是為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實有鬼神不覩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於池中不則其魚乘雷

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沉重
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元奧也
故治真陽之飛騰屑越不以龜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
也此義直與奠元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維地脉同符
合撰前案中所謂斷鰲立極蚤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
瀆也瀆則魚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
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
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

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
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蠶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
則火不熄之說亦蚤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
凝然與真陰相戀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常保無患然道
寶之病始於溺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為
情所壞惟是積精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積神以自王再
加千日之把持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
以其時之久而難於需耐也彼立功異域嚙雪邊庭白

首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二年
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蚤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
更不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葦障狂瀾
也其能乎否耶

胡貞臣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
樂一微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彭蜺為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

頃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柱側倒氣已垂絕萬無生理再四求余往視診其脉止存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謂之曰吾從來不懼外症之重但脉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云鼻如煙煤肺氣已絕縱有神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遠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願聞其說余曰驚風

一症乃前人鑒空妄談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証據後見方中行先生傷寒條辨後附瘧書一冊頗言其事始知昔賢先得我心於道為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跌仆水中感冷濕之氣為外感發熱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當比夾食傷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中之上不能透

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得症減脉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尚有生理醫者曰鼻如煙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絕乎余曰所以獨坐沉思者正為此耳蓋煙煤不過大腸燥結之徵若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不逼且鼻準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爆一口果然從前二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頸亦稍硬但脉仍不

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即是轉機此為食尚未動
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此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
從傷寒下例以元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
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
喫此後尚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

胡貞臣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為外
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
若駭為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汚至寓長跽請救診畢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反得誣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

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渠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詆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

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凡

治陰病得其轉為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濟其偏則無不愈亦若罔聞姑為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誨

門人問曰驚風一症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百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尚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聾瞶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為子輩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脉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

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
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恒有設當日直
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
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
遂以為奇特之病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勁
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腳攣急也而立目邪
心亂搖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
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症出無不以為

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容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牽強因筋脉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症輕得愈者又訛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顛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間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闕如

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為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蚤已身强多汗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繇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悞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獨多世所妄稱為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痙無汗柔痙有汗小兒剛痙

少柔瘕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症為名而用參耆朮附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為大害但此金石藥為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為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頰要知吾闕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

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
候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
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
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遊吾門日引光明勝義洗
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
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

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熱邪當
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擯矣豈於古

法有未合歟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
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箇殼子包著臟腑在內從殼
子上論即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即膀胱尾閭之
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為表之表在內以大
小孔道為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
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
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近後門
則驅從後門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窺寢室耳若盜

未至後門必欲驅至及已至後門必欲驅從大門出
皆非自完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脉
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脉皮毛肌
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即名為裏耶所以傷寒之
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
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
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之腑則
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

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症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悞以包臟腑之殼子分表裏故動輒乖錯誠知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脉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

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五臟奉之為主之誨心地頓開但尚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為主耶答曰頭為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臟

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肺口通脾舌通心不過
借之為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
外殼包藏腦髓腦為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
以故老人髓減即頭傾視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
五臟加腦髓骨脉膽女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為
九豈非腦之自為一臟之主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
神而腦之上為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泥丸一宮
所謂上八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

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顯頭疼之症者用輕清藥
徹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
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
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
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症皆從身之軀殼分表
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
自為一臟而額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症治驗并詳誨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
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
至一醫已合就薑附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
再三闕其差謬主家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
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
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悞責有所歸醫者
云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有吾明
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也如不擔承

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熟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悞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係陰症見厥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知其為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

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況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症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誘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嚎尚不知悟總繇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

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盛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勿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症安得以陰厥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

厥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痺厥而能食恐為
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發厥之
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
下以致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
用藥差悞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
亦原不為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
分先虧以其悞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
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

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熾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予輩詳辨并以

告後之業醫者

胡卣臣曰性光自啟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治金鑑傷寒死症奇驗

金鑑春月病溫悞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譫語無倫皮膚枯澁胸膈板結舌卷唇焦身蹇足冷二便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効求救於余余曰此症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症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

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症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症陽症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與兩感症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謂死症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若有生變化行鬼神之意必可効也於是以前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

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以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狀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諸症俱退次日即思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症治驗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洶洶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脉洪大無倫重按無力

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為下症耶醫曰
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
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
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以純陰之藥重劫
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
反可嚥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症頃刻一
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認大熱為陽症則下之必成結
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所謂補中有發并可以散邪退

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
有差悞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
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
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
汗熱退而安

胡卣臣曰雄辨可謂當仁

治錢仲昭傷寒發癰危症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疼止

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譫語食飲
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脉見緊小而急謂曰此症全
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
盡乾以故神昏譫妄若斑轉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
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保養腎水有餘
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
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
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

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復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雖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饑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脉和食進其瘥自化

胡貞臣曰病與藥所以狀之地森森警言發

治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卧床徹夜痛叫百治不効求診於余其脉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廢人矣此症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脉久閉

不能復出止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
必不應乃呂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
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
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狀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
症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
症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狀則在下之症血多獨不可做
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
弟傷寒兩腰僂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胡貞臣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措手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輕
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
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蓆不能轉側氣止一絲不能
言語畏聞聲響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伊表侄施濟
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贈人參入藥服後汗
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贈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即

大便一次曙修頗覺輕爽然疑藥下之早也遣人致問
余告以此症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緩調即日向安
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尚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八
老翁下元虛憊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
之症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孤陽飛越
而危殆立至矣此症從古至今只有陶節菴立法甚妙
以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歸於下元而加葱白透表
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萬不宜遲渠家父子俱病無

人敢主且駭為偏僻之說旋即更醫投以表藥頃刻陽氣升騰肌膚粟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雖海濱一氓畱心管晏富國之略而賁志以沒也良足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藥仍行剋伐致元氣日削謝絕醫藥靜養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詆訾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附傷風戴陽症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係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狀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為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

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躁急欲死狀後知傷風亦有
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
易於上越耳

胡貞臣曰戴陽一症剖析精詳有功來學

辨王王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王王原昔年感症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為邪熱所燄
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纏
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臥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

熱與舊熱相合狼狽為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
綢繆膠結之情治之茫不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
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繇遽退也面足浮腫者肺
金之氣為熱所壅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卧寐不寧者
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撞出
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羸中無阻隔氣逆上
冲始知之也外病雖愈而飲食藥餌之內調者尚居其
半特挈二事大意为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

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淨於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即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一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脾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為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

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瀉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合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正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悞投參耆苓朮補脾之藥為補寧不併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津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

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
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
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寧食淡茹蔬使
體暫虛而邪易出乃為貴耳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
朮為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為治總以補虛清熱
之旨未明故詳及之

胡卣臣曰傷寒後飲食藥餌二法足開聾聵

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門人問曰崇明蔣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
食畢大叫一聲而逝此曷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
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
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為引庶無大動正
氣汗血等累若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
為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
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即時發病不似壯盛
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蔣中尊者向曾見其滿

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壽之人也人惟欲然不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世可以當病若夫神采外揚中之所存寧復有幾耶近聞其宦情與聲色交濃宵征海面冒蜚煙蛟霧之氣尚犯比頑之戒則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不傳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惟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之症悞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至矣且內

傷之人一飽一饑蚤已生患又悞以為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食入大叫一聲者腸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饑民仆地即死氣從中斷不相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叫而逝以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惘惘自知其絕也果有外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已昏惑不省矣安得精明若是哉子於望聞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

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恒多汗而躁

急不識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在以神治神蓋神既外揚必須內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對症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下達而味沉厚者用之恒使勿缺倣灌園之例頻頻預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

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參湯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忽喚婢作伸寃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迫無奈令進參湯不可掇得

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況人參之
力百倍白朮耶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
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脉豁大空虛且寒不成
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
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
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

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更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
參至瘡已先發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瘡邪雖救
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瘡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
粘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
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白沫下行可
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
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譚事不清門外有
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

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
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胡貞臣曰病情上看得委息周至大開生面

推原陸中尊瘧患病機及善後法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
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瘧食飲減少肌肉消
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噉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
三月大為所苦察脉辨症因知先生之瘧乃饑飽勞佚

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經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為所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專在胃則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瘥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噉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症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

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脉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及刺瘡篇又曰陽明之症喜見火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為悖謬耶不知此正更實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惡其助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

丁巳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使當日稍知分經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迄今喫緊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為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叅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

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
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千清道耳
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為雲必得天氣下而為雨
則二氣和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
太空窒塞而成陰暄之象人之胃中亦猶是也清濁偶
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
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脉水穀之濁氣下
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

培養中氣為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
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礙可以呼之於根吸之
於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
為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
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為合法耳

胡荃臣曰說病機處花雨繽紛令觀者得未曾有

寓意草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二

南昌喻昌撰

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面白體豐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
卧巷曲當風新秋病瘧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
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
食飲不入能坐不能卧能俛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

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速煎之余駭曰此名何病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懼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

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定須腹破曷不留此一命必欲殺之為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追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徵色而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東面辨數十條而

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覆精透但參
耒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
今日且不服藥捱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
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
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判好一劑俟
半夜果有此症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服藥尚可及
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
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

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診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前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

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睜無隙可出者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為証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即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佗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投及傷風未止

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
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胡貞臣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腦無補者多
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為超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
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
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

為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效昏昏嘿嘿漫無主持彌畱之頃昆弟子姓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脉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

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荊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脉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悞不可再悞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為牽掣但陽明胃脉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

許次加柴胡花粉芎栢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畧一過啖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盛者責

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
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未忘本此中與義吾不
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
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畧顯潮熱
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
與元氣混合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成銀色所
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脉
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闕陽明不治故筋脉失養而動

惕不寧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
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
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
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過
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
明中風脈浮弦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
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
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

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
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
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
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之較此
例倍難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
包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元穹不尸其功
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昌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
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

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
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
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
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
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
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
舌始不向唇外吮啞所謂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一二劑
此後絕不置力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靈雨霽

霖日復一日漫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
穡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
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腴其
生耶

面議何茂倩令嫖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
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
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

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症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為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

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
肝缺盆平傷心臍上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
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為不可治之症而
設後人不察槩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
不治之症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
下三法劫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
麻徵君文之者誠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
病宜乎不效者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之羸

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為猛藥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為難首實有如驅良民為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亶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具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貞臣曰脹滿必從乎瀉狀善言瀉者補之中無
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辨痢疾種種受症不同隨症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
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
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噤口痢狀余診之
見六脉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症乃悞
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

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為主治少加薑蔻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寧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悞藥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為

無功之功也噫今之隨主見而圖可喜之功者即生出
事端亦謂病之所有非醫之所造誰懸明鑑而令絲毫
莫遁耶此所以成時醫之世界也

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請往診行動如常然得內
傷之脉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即議云此症仍宜一表
一裏但表藥中多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
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
前藥不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

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忙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即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二劑全安若不辨症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況於疾未著而早見乎

周信川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余診其脉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症也吾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自袖藥

來面治於是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
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鶩蛋狀置椅褥上墊定
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
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
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
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卧於床上是晚止下
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
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

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世兄患
久痢諸藥不效蘇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
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
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此意使其
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
入徒傷其正耳

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構
訟奔走日中暑溼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百

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病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擲足躁擾無奈余診其脉弦緊勁急不為指撓謂曰此症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於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寧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脉勢稍柔知病可

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黄麥門冬各四兩
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藥甘草各一兩煎
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
待下利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脉勢既
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潤滯之藥而
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第
三日思食荳腐漿第四日畧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
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畱一綫者不可少此焦

頭爛額之客耳

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
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脉數天空虛尺脉倍加洪盛謂
曰此兩病而湊於一時之症也內有溼熱與時令外熱
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
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
原要下利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敗濁
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

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用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九服至旬日全安

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脉上湧而無根再診其足脉亦上湧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症乃胃氣將絕之症也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宜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因苦寒之藥所傷不能容食治惟有顛顛溫

補一法而已。於是以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藥不對症，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小腸盤疊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糞。今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為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二日，人事大轉，思食不噦，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內有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

浦君藝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利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碗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一家內中幽門闌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即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及內戚俱探余曰此症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疾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己耳

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末連連與服服後其下痢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胡占臣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使郡邑醫學中倣此議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後用之則可矣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悞治宜用急療之法

老先生玉體清瘦澹泊寧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
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
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
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
便努睜傷氣故便出則陰乘于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
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
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輔養元氣為上加入外

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
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濕不思腸燥為相安之恒可
以不治即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為濕
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之則悞甚矣蓋瘦人身中以濕
為寶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也
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悞
用滑藥轉致澀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祛濕
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暫

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實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之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汗傷兩寸脉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脉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趨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時而下利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尚以滑石木通猪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空仰給於胃脘食入毋俟停畱已

挈柄而挹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
暗行驅下其臭甚腥色白如膿垢盡而腸氣亦不留祇
是周身元氣至寶坐耗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
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繇
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窒塞口燥咽乾徹
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受而受之此
時尚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
甚矣夫宣房瓠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擲金馬壁雞莫之

以策羣力而襄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
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

附藥議

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
升麻赤石脂禹餘糧 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為四君
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
傷陰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
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

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
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脉
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肚不至火熱食
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為喫緊關頭故取四
味重複藉其顙力至於用瀼以固脫藥味多般不同
此用餘糧石脂者取其顙固下焦之脫也況腸胃之
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著之性
所謂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

也又況悞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澁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二末服下恐藥力清薄不遂其畱戀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飲醇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為難用醫者見二味澁藥又從旁破為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澁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

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為治尚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
莖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
相同光自不掩必求行其所知則淺者售而病乃殆
矣謂之何哉

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
不才即於方未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戚
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未曾服過即
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未達不敢嘗之義華

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重幾倍用石
脂餘糧而收成功其案具存可覆閱也其後往郡迎
醫用補劑稍效然不善於補轉致夜間健食脾氣泄
露無餘肛門火烙陽氣下陷久而不升遂成醫癰竟
付外科治瘰疔嗟先生獨何不身事視國也哉

胡荊臣曰萍槎司馬數厯中外清剛曉練今之顯
允方叔也從津門歸

朝命再下倚任方殷司馬淹留抱疴竟至不起使用嘉

言之言即以疆場死不猶愈易箚家臣之手耶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症有五可治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長不為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蓋謀慮憂鬱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即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畱變化直

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以收每以熱湯浴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利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脉察其症因為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當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尚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魄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

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症
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於睡然交睫時
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候四也脉已虛軟無力而激之
間亦鼓指是稟受原豐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
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
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股熱氣
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
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為倚藉供

其絕乏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之無陂復氣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辦況纔入胃中即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以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為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

先生之病視此尚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駭而不用奈之何哉

胡貞臣曰似此死裏求生誰不樂從其他拂情處不無太直然明道之與行術則徑庭矣

論黃湛侯吐血暴症治驗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陡爆一口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麓勁診其脉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大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

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脉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得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亟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溉以熱湯半日服盡身

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
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大熱導
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
服之遂愈

胡荊臣曰此等治法全在批郤導窾處用意未許
向痴人說夢

論聞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發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

面青少澤其脉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
色脉諦詳總是陰血不足耳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
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
夫脉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之為也以脫血故致
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
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乃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
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
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為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

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除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蚤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痰者即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

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痊安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為緊關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為收冬者於時為藏法天地之收藏而寧茹毋吐寧拒毋迎寧早卧毋早興蟄蟲尚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況乎欲血不再脫尤貴收藏

於密耶又況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自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即欲發榮其如泉竭不足以溉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

胡貞臣曰捫虱而譚可驚四座

為顧枚先議失血症治并論病機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鬱

鬱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脉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栢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咳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又以為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

九中之些微桂附以引火歸元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症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為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為寶是以失血之症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宜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為飲醇傷胃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之脉從頭走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致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

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為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鑢如刃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為三腕上腕氣多下腕血多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為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致然氣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於陽氣并

於陰乃為熱中又言痺成為消中痺即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饑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為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脉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為胃氣已逆若見人迎脉盛則熱聚於胃而内生癰今胃脉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此兩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即為消血積於中即為癰而隨積隨嘔則為此症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

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
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
血為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於不息之
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
如此其分經辨症何從措手乎宜惟經也絡亦宜辨胃
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迸肺間氣
脹痰膠為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
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

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
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
與胃中積熱合煽其瘧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於
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為蠱為癰猶緩也
聚於上為喘為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
寒之旨為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兩
患可無妨礙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脉下走經氣下行
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

也

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
必須議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元明粉化
水煮黃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消瘀化
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
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大寒渠家果不終其用
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内生癰寒熱大作
喘咳不休食飲不入俯几不敢動移以致臀肉磨穿

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
再求為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症叢
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
復生癰一夕嘔痰如猪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
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
何矣

胡貞臣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僊其後未免以
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譖之何至渴而

穿井鬪而鑄兵耶然此案自堪傳也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驗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強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甚艱稍急即連粒嘔出全如噎症更醫數手咸以為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

毫不洩露病狀其脉尺部微瀋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如毆傷色余駭曰似此凶症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症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以善藥一二劑投之通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脉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脉之微瀋合於肉色之青腫

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即努痛如欲產狀季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旬餘尚去白汚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陰胎之血和胎俱化為膿也病者當時胸膈即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為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

壅遏為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為主旬餘果獲全痊

顧升恒曰先生議內子病余甚駭為不然及投劑如是開鑰其言果驗朽物既去忽大腫大喘可畏先生一以清肺藥批却導竅病邪旋即解散不二旬體復康平抑何神耶內子全而老母不至尸饕幼子不至啼饑此身不致隻影厚德固難為報耳因思譚醫如先生真為軒岐繼後世俗之知先生者即謂之謗先

生可也然而百世之下猶當有聞風興起者矣

面論姜宜人奇症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姜宜人得奇症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
為神祕余見之辨曰交腸一症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
交易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為通前陰而設也若此症閉
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實非
者況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症乃久病以漸
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擬之原夫疾之

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悞認為崩漏以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汛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為拳為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

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隣國為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於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脉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為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通乃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汎水穀繇胃

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為穀道是
幽門闕為坦徑矣尚可用五苓再闕之乎又況五苓之
劫陰為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
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為靈秘者大率皆悞人者也若宜
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媼曰時
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
乎哉今天腸之脉纍纍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
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

胡卣臣曰此等症他人不能道隻字似此河漢無極而更精切不可移易為難能矣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為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大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卧寐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

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
倍增其脉時大時小時牢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
水沃焦無俾緩急諸子徬徨無措知為危候余亦明告
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
其肺氣之壅即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
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
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
矣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

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俟燥
金退氣而肺金乃得泰寧耳今儀昆季極懇顙力治之
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
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
於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
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咳頻則於補脾藥中
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
自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

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畧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容邪易去耳至小雪節康健加食倍於曩昔蓋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食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為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症有遐思焉語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寧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胡貞臣曰還丹不過九轉舉世模之不就陳詮可襲活法難通也

議郭台尹將成血蠱之病

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識病之所存也聞僕治病先議後藥姑請診焉見其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黃有蟹爪紋路而得五虛脉應之因竊疑而詰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口燥乎便秘乎胸緊乎脇脹乎腹疼乎渠曰種種皆然此何病也余曰外症尚未顯然內形已具將來血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與脉而知之也夫血之充周於身也榮

華先見於面今色黯不華既無舊恙又匪新疴其所以
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而見脉細損宜一損皮
毛二損肌肉三損筋骨不起於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
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又何居是敢直斷為血蠱腹
雖未大而腹大之情狀已著如瓜瓠然其日趨於長也
易易耳明哲可不機於早耶曰血蠱乃婦人之病男子
亦有之乎曰男子病此者甚多而東方沿海一帶比他
處更多醫不識所繇來漫用治氣治水之法嘗試天枉

不可勝計總緣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東海擅魚鹽之饒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使人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於走血血為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沖和之氣亦積漸而化為熱矣氣熱則結而血始不流矣於是氣居血中血裹氣外一似婦女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如抱甕矣但孕系於胞中如熟果易落蠱蟠於腹內如附贅難療又不可同語也究而論之豈但東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粱厚味椒薑桂糝成

熱中者除癰疽消渴等症不常見外至脹滿一症人人無不有之但微則旋脹旋消甚則脹久不消而成蠱耳倘能見微知著寧至相尋於覆轍耶要知人之有身執中央以運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錮尚有精華發見於色脉間乎此所以脉細皮寒少食多汗虺羸之狀不一而足也余言當不謬請自揆之月餘病成竟不能用半載而逝

胡貞臣曰議病開此一法門後有作者不可及矣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治法

門人問曰州尊暴病嘔血數升指尖微冷喉間室塞聲
不易出安危之機關於醫藥有用溫補人參阿膠之屬
者有用涼血生地玄參之屬者有用降火黃柏知母之
屬者漫難適從請吾師確言其理以開瞽矐答曰古今
論失血之症皆混在痰火一門是以言之不中肯綮吾
試為子詳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
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迥遠州尊雖舊嘗失血不過傷

損之類其原頗輕今入春以來忽爾嘔血數盃則出之
暴矣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為火也即非陽火甚明陽火
者五行之火天地間經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設其暴
也復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惟夫龍雷之火潛
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
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
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涼血
清火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

轉助其燿者也。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中之微細曲折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脈繫舌本，謂腎脈繫遠於舌根之間也。又曰：咯血者，屬腎明乎陰火發於陰中，其血咯之成塊而出，不比咳嗽癆症痰中帶血為陽火也。此義從前未有發明，惟漢代張仲景為醫中之聖，於傷寒症中垂戒一欵云：慎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厥，為難治。後人隨文讀去，至下竭上厥之理，總置不講，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陰氣逆於上也。蓋

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陰血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頸而止不能越高顛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宜但窒塞不舒已哉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止也氣不盡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為難治者其以是

乎但止曰難治非謂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
卒病論十六卷頗論暴病後世散逸無傳耳吾為子大
闢其局則以健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
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
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
不留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
生其下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
為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

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
治反妄引久嗽成癆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
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咳氣下
則不咳矣況於原無咳嗽者乎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
桂附引火歸元之法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
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
耳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則龍
潛雷伏也用收藏藥不效畧用燥烈為鄉導以示同氣

相求之義則可既已收藏寧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損傷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墮功令森嚴人心欲逞惴惴其不免是勞傷又益以憂恐恐則傷腎而少陰之血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悞發少陰汗動其血者初無少異矣又況肝主謀慮性喜疏泄冬間腎氣不藏久已供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將行而肝木居青龍之位震雷之司乘權用事是以天時之龍雷未動身中之龍雷先動其血已暴湧而出不識後此春夏十二氣龍雷大發之

時將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須用大藥大藥者天時春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為何如哉子後遇此病必以崇土為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自息萬物以土為根元氣以土為宅不可不亟講矣

胡貞臣曰今世失血一症甚夥前後四案發明無窮與義垂誨慙慙此篇詳論陰火原委尤補千古闕失

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治驗附葉氏婦治驗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月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脉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畫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人參但纔入胃中即從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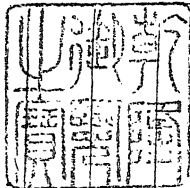
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譬奈何渠曰儘在十兩之內尚可勉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觔俱從大腸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糲粥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於是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

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填實復以赤石脂為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用人參九兩全愈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為此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病百日失蔭之故

葉氏婦亦傷寒將發悞食雞麵雞子大熱喘脹余憐其

貧乘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為彼雙表去邪夜間即以酒大黃元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動次早即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其一日驟病元氣大旺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為食積樹黨矣

胡貞臣曰前治神矣後治復不減蓋前治明後治良也行所明以持危扶顛藉有天幸者多矣此嘉言所以昭述其事亦曰不得已歟



寓意草卷二